

《家的字素和概念》

讓我先作個簡單的解題。就漢而言，“字素”是從一個漢字分解出來，而仍帶有語義的書寫單位，甚至能獨自存在的。

“比如”這個詞語的兩個字，分離其中的字素，前者得兩個“匕”*bi*——也許就是“匕首”的“匕”，後者則分成“女”和“口”。至若為什麼古人，選用這四個字素表達“比”和“如”的字義，由於年代久遠，大都已難追究了。

現在回到正題。古代中國“家”的概念，跟我們今天對“家”的了解不一樣，指的是有權勢的家族。直到春秋戰國時，卿大夫才能有家，所謂“千乘之國，百乘之家”——有一百車乘的，才可以稱得上有“家”，普通人家是沒有資格的。古今的語意，常常有這種差別。例如，古文獻裏的“百姓”，指的是百官的族姓，不是今天說的，你和我的“老百姓”，是那時候一國之內，許多個貴族的宗族的總稱。

作為“家庭”的“家”出現較晚。《左傳》裏的“女有家，男有室”，和《孟子》的“丈夫生，而願為之有室，女子生，而願為之有家”，其中“室”、“家”，同文對稱——商代時，把居宅建築泛稱作“室”，而不叫“家”。到周代的《詩經》，一般人的住宅仍然叫“室”。那麼“男有室”的“室”，應該是母系時代，遺留下來的詞語，反映了當時男子，午夜到女方住的地方走宿；而“女有家”的“家”，則是父系時代，男人已成為一家之主後的說法。“嫁”是後起的字，從“女”旁的，表示女子出嫁了，有了歸宿的家。

家字在《論語》出現 10 次，但作“家庭”的“家”，只有兩次，例如“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”，家字與邦字對稱，可能是“家庭”的家。在《孟子》裏，家字出現 21 次，用作“家庭”的“家”，則有 10 次，例如“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”。孔子（公元前 551 - 479）和孟子（公元前 380 - 289）兩個年代，相距只約兩百年，作為“家庭”的“家”的使用，已有了顯著的增加。

家字在甲骨文裏，作祭祀場解的，至少出現了 4 次。清代吳大澂已注意到，家字這個祀場用法。當代的學者大都接受，殷人祭祀祖先的場所叫作“家”。既然商代的“家”，不是人居住的房子，家字裏的“豕”，就不能說成是，人們住宅裏兼養的豬。那麼為什麼選用“豕”這個字素創制家字呢？

我們的祖先，都經歷過畋獵階段，一定都熟識野豬的勇猛和繁殖力強，這兩方面的特點和優越性。我認為這也是，為什麼野豬被選作，祭祀祖先的犧牲珍品，和終於與宗族概念拉上關係。野豬這兩個優質，在東西方文化裏都被肯定。繁殖力強，固然不在話下，至於特別為人敬佩的勇猛，也不乏記載。古代西方早就對有關野豬的，勇狠善鬪的敘述。古代希臘的年輕人，在加冠前必須徒手，跟一頭雄性的野豬搏鬥。《奧德賽》*The Odyssey* 裏就講了故事的主人翁，尤利塞斯 Ulysses 年輕時也曾經歷過這樣的考驗。看來當我們祖先，進入男權社會後，一定也很重視雄性野豬，這種勇猛善鬥的特性。從選作祭祀，到進而在家字裏，作為富有象徵意義的字素，正反應這個史實。